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九十八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九

室宇

白雪樓賦

以樓起碧空名
標雅曲為韻

唐

王 棨

創嘗自雍南遊經過郢州此地曾歌乎白雪後人因創

其朱樓觀夫迢迢山峙奕奕雲浮屹臨江岸之旁將其
麗曲傑起郡城之上得以消憂是何棟觸晴霞簷侵虛
碧旁瞻目盡於千里俯瞰心懸於百尺何年結構取宏

制於庾公此日登臨仰嘉名於郢客其為狀也巉嵯隆
崇攢煙遏空勢聳晴蜃梁橫曉虹偉殊規之罕及猶清
唱之難同試問鄒生豈似梁王之館如延孟子何慙齊
國之宮莫不高與調侔妙將難比籠輕霧以轉麗帶微
霜而增美浮雲齊處疊櫺檻之幾重明月照時引笙歌
而四起斯則虛涼無匹顯敞難名天未秋而氣爽景當
夏以寒生風觸芬楣髮髯雜幽蘭之響烟分井邑依微
聞下里之聲且樓之為號也有翠有紅或瓊或玉豈若

表此名地彰斯妙曲況復楚山入座黛千點而暮青漢
水橫簾帶一條而春綠亦足以認彼清暢憑茲麗譙掩
露臺之高峙軼烟閣之孤標似繼餘聲謝朓閒吟於暇
日疑遺妙響劉琨長嘯於清宵有旨哉每見岑堯如聞
宛雅覽宏模之特秀知屬和之彌寡人或誇黃鶴奇落
星子云俱弗如也

黃樓賦

有序

宋
蘇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

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

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壩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堽壑
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

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
棲流楫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
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
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
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
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
為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烟際清風時起

微雲霽霽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
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
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峰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菟菟相重激水
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
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
烟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漫漫古汴入焉匯為濤
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為
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
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
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
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
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
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
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

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
客釋然而笑頽然而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疊嶂樓賦

宋田錫

宛陵之丘玄暉舊遊城連延兮百雉世繇歷兮千秋流
水白雲惜依然而覽遺風往事信恍若兮如浮余以
丹陛策名皇華奉使通莅於此乘春以至驛梅江柳動
游宦之芳懷風觀露臺起高明之逸意疊嶂居先登之
悅焉憑落絮之危檻向飛花之晚天複嶺連岡峙昭亭

兮作鎮平蕪遠樹引句水兮為川因而以古興懷臨高
凝睇自春秋戰國之後洎吳魏鼎分之際干戈僭王乘
輿擬帝斯為形勝之地恃以控臨之地襟帶三江咽喉
五湖歸句踐兮稱越隸夫差兮曰吳比奕棊之靡定唯
霸略兮能圖方今禹迹重新堯封復古嚮王命於北闕
詠皇風於南浦登高而賦憐宋玉以才多覽景自怡非
仲宣之思苦江渺渺兮涵春草萋萋兮感人指蘇杭之
達道介常歛兮為鄰兩漿何歸引迴眸於天際微雲似

畫帶斜陽於水濱既而閱謝守之詩蒼苔滿石覽獨孤
之文芳塵在壁杏花含露念昔我之來時菊蕊迎霜乃
今余之暇日歲云豐稔民之悅逸思命儔兮嘯侶聊登
樓兮自適

望京樓賦

宋田錫

餘杭上游古曰嚴州入松院兮何處七里瀨兮清秋歸
去來兮洒風土之卑濕日云暮兮為印綬之縻留危樓
乃登京師是望天遙而閭闔來風海濶而蓬萊架浪雲

成宮闕似瞻丹禁之間吾豈匏瓜久戀滄江之上雖汎
蘭橈游泳乎子陵之灘沙蟲有毒又巖險乎鳴淵雖攀
雲梯登眺乎烏龍之嶺山嵐瘴人惡躋升乎絕頂詩不
云乎式微書亦畏乎懷歸濯纓兮南澗之水盈檐兮北
山之薇葵藿載傾雖見小人之意樞機一發豈知君子
之幾然何所不適孤懷自惜欲將體物之辭留向他山
之石登高必賦羨海水之朝宗徒歌曰謠望長安兮見
日始余來兮蒹葭蒼蒼今余言兮白露為霜安得乘彼

白雲歸乎帝鄉

秀錦樓賦

有序

宋

方岳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從
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世
郡人也今吾適守於是其得竊自比於畫錦之榮乎乃
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之
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邈碧漢之紺寒
蹇朝嵐與夕霏兮秀

色鬱其可餐挹浮丘之欲仙兮撫玉蜍以盤桓曰山川
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幾何時其此去兮窈空老於
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畀余以左竹
兮豈錦衣之晝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閨其欲凝睇
童牙其子姓兮耄老子之父兄羌昵之以兒語兮肯自
詫於新硯索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於春耕嘻無事其
可了兮寄吾筆於鷗盟偉飛樓之聳翠兮納風煙於簷
楹洗古彝之娟碧兮與暢敘其幽情激妙彈與豪吹兮

落孤嘯於青冥岡巒忽其翔舞兮紛不暇於逢迎紫陽
繚以西轉兮倚謫仙而自矜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軼
而上征歸問政之高峙兮逗春霧於花屏飄吾袂以輕
舉兮訊許聶於雲輶紉崇蘭以為佩兮激明月以成纓
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
素娥而將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酌吾尊於江山曰堯民
其熙皞兮吾何心於鑄頑鹿擾擾則駭逝兮魚自樂於
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析楊卧而晝閒來弁翁以相依

兮桑麻采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覲粉社而皆春公
在樓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
壁而剡之醜練江以為壽兮取玉兔以為卮起祝公其
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淮海樓賦

有序

宋
陳造

師相郭公即揚州南城為淮海樓偕客落成高郵陳造
在焉命之賦其辭曰

娛暇日以登覽兮若斯樓之巨麗暝簷影於空濶兮循

雕闌而徙倚目定眎而猶眩兮足佇立而竦猓棲浮靄
於朱甍兮遲義馭於平楚來禽去鴈却略跼踖而捩去
兮霧霏幕奕蒨鬱而在下凌迴漢而舉飛雲兮騫鵬舉
之垂天頰萬井而數計兮挹峰磴之橫前吳封楚甸間
列疊出而自獻兮納納未憖明霞斷煙訝海門之塊峙
兮眇浮玉之一拳演江流之橫界兮衣帶之紆餘脩蟬
之蜿蜒曠莽恢大四向而無際兮遙衽席而瞭然我遊
武昌載登南樓想元規之遺躅汨典午之清流緬懷仲

宣登樓有作顧臨眺之信美終回遑而靡樂孰知夫曠

千載而相望巨賢否之俄度惟汾陽公分君相憂功存

宗祧身臨邊陲屹控扼之巨防躬熙代之康侯靜鎮榆

塞創為茲樓將歷覽而俯省目所圍之備周深計遠圖

寧為觀遊彼擁扇而障塵每解顏而借羞揮旌纛而少

弭肅賓僚之濟濟匪晉公之儀曹外郎陳思之程揚應

劉疇獲偕此觀面勢之隆崛瞰山川而顧指表桑麻中

薈宇揭舒畫軸兮對主賓之燕喜借胡牀於末席容霜

毛於客子儕氓塵而分惠殿羣英而薦醴浩逸興之飄
蕭豁幽懷而憑虛倚北戶以微睇儼桑粉之敝廬親色
笑於犀塵陪觴詠於晨晡斬依劉之羈栖曾愴惻之不
無訂休戚於今昔詎劣優之錙銖夫此衆君子之所以
攀援遇逢之厚幸顧餘瀝之丐予者也羌勝集之超然
寧飫宴之云計究樂事之攸寓後謫僊而鮮繼進牘命
賦合辭一喙泚吾筆而長吟颯天風之搖袂

問月樓賦

宋
陳造

休予暇兮銷憂緣空濶兮躡飛浮小萬象以孤凌聊徙
倚兮茲樓主人敬客玉其醴而瑤舟忽霜月之飛來傍
欄角兮窺簾鉤媚客衣而不去疑即人而有求俯皓魄
以可攬宜致辭而見酬挈吾所疑舉其維陬曰厥分天
地則有此月乘空明鏡寥泐零沆瀣噴玉雪知廣袤兮
幾何曾珠宮而貝闕塊仙子之幽獨儼童顏而紺髮是
邪非邪肇為此說藥白丹成兮孰所濟茹桂枝飄香兮
何許根藥玉斧兮何用修妖墓兮胡此穴寒可禦兮何

術箸可升兮似譎珠何賴兮壞成之異潮何待兮隆殺
之絕方中兮俄墜適圓兮復缺奚所恨而頓虧誰所役
而遽沒世同曹此請究終始主人長笑避席而起酌酒
謂客毋太多事萬古今明月短生兮客予彼高閣於起
滅此同囿於生死一歡乘興且用慰喜若夫南浦結恨
幽閨凝淚窮簷漏屋之瑣尾孰若茲樓之尺咫微之弦
暝之晦煙霏之陰曠風雨之披靡孰若晴霄之如洗偕
良會於今夕嗟百年兮有幾底用計茫昧之傳聞研懣

悅於非是吾肴則豐吾酒甚旨姑可置興亡於度外冥
身世於一醉客曰噫哉長喙大咤迭勸更酢挹瓶注壘
撫月姊於座隅啐桂影於瑤杯誦楚騷賡吳飲信醉山
之欲頽啓明上寒雞催羲馭昇輶車回冒軟紅之舊塵
悅市聲之隱雷

壽台樓賦

有序

宋
王象祖

倉使寶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舊括蒼之
上仰考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為民之意

無窮也又明年紹定己卯五月丁亥與賓彥落之郡人
王象祖與焉賦曰

偉天台之宅國兮聚神秀於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會
三江之蜿蜒即長虹之霞采兮罩蒼龍之雲煙通滄溟
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颶風作而南溢兮潢潦湊而
西匯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掉於不戒襲其虛而頽其
弊兮擣崇墉如灘瀨帝哀民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之
求今赤子而昔父母兮奪襁褓於橫流孰宜先而尚敏

兮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內外兮合二急而交修侈
舊雉於加倍兮倡新椽於危樓嗟洪濤之懷襄兮更二
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數於有考使知及
而仁守兮何千齡之不可保瞻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
者何星非上台之主壽兮亦豈不福乎此城插穹蒼而
上引兮光下屬而熒熒填流峙於高卑兮安反側於常
經曩人物之顛錯兮今萬壑之順序曷陵谷之變遷兮
有既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行兮天亦可求其故處功

成而不自足兮參泰階之軌度噫變化之難謀兮嘉剝
復之有常娛賓彥於觴豆兮易勞逸於弛張放吾目於
萬有兮收吾耳於宮商駢城隄之士女兮同其樂於耒
耜驚吾土之有此兮爭日星之煒煌齊彭城於丹丘兮
美哲人之相望媿登高之匪才兮鋪盛德焉難詳

橫翠樓賦

有序

元

劉因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為最也其西北有峰望
之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

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為一時之偉觀者雞水也水之上又有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傑出俯瞰閭閻騁懷游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槩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劒指廩醕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為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空致乎几案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

而助其氣也若夫嵯峨案集刻削峰巒混涵天地呼吸
萬壑蘄絕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
高也雲開日出雨霽虹消巖壑靈霽若拂嵐撲黛靄靄
然有可喜而翫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既下木葉盡
脫水窮霞盡天高鶩飛微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
望遠也日上壁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
而觴者翠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煙容雨態如萬物供
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

靈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勾人之殘炙亦為之賦而贅之於后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橫翠之樓覽斯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雞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宏觀

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巒失色巖
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汨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
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倏然失
視悚然忘形怛惻僚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
山色雨沐秋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快
千里之雄風使人湍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崑
崙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傲
橫空之素靄揖列壑之青嵐訪攢峰之翠黛窮島嶼之

紫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
胸次之瑰奇豁中襟之滯芥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
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
幌闢巖扃收霧幃列雲屏供詩情於晚翠貢圖畫於新
晴於時吾與子詠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
樓終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
隨造化而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
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後囂囂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

天下俱忘者矣

白雲樓賦

元
張養浩

吁其高哉茲樓之有如此兮括萬象於宏敞飛四阿於
鴻冥初疑陽侯海底鞭出一老蜃噴雲噴霧扶輿五色
凝結而成形又疑大鵬九萬失羊角踞茲勝境而不去
兮翼截華鵠之煙雨背摩霄漢之日星我來宣鬱一登
眺兮衆山故為出奇秀恍然身世遊仙庭憑欄俯視魄
四散耳根但聞風鐵音泠泠上有浮雲容與卧蒼狗下

有驚湍澎湃奔流霆憶昔我公分符握節尹東土聲名
遐邇流芳馨脯膾鳳羣賢方此日高宴不意有姦闖
境闔城萬室無一寧公乘疾傳出聞上亂臣必討存諸
經雄兵一夕自天至縱餘渠帥獨典刑九重賜券且與
盟帶礪寵光浮動堂與庭惜余才疎生晚後機會不及
奮筆為擬燕然銘雄心霸氣龍韜虎略見無復空聞燕
雀鳴幽局當時風景今盡易惟有風光山色無年齡朱
簾香歇桂花老金鋪色暗苔痕青長歌慷慨弔陳迹風

動髣髴來英靈忽然暮色自遠而至兮斷霞斜照互明
滅詩成欲埽雲間屏貪徵興廢翫餘景須臾不覺一輪
古月升東溟

八詠樓賦

元陳樵

融火謝梧葉飛碧雲暮靈雨晞烏有客卿目送歸鴻相
羊依遲悼夕陰望崦嵫送日車招月妃於時天策煒煒
明河澄徹烏夜啼璫燭滅沆瀣生丹露挾颶風來飛音
絕偃薜蘿動巾簔微雲解金波發露井飛霜陰渠沃雪

凍樹連花封條屬葉瓊弁盈牀玉塵生襪於是解羽衣
被須捷發妍唱歌皓月傷令德之未崇怨急景之凌奪
胥靡先生過而詫之曰風月無際而客得之所謂庶人
之風月也極目之樓迎華之觀在城東偏元暢之樓出
其西南背梁涉宋不知紀年南樓黃鶴聯鑣方輦黃樓
白雪並驅爭先登斯樓以馳望長風浩其吹衣瓊壁霜
寒丹腹霞披重櫺攢羅欄楯巖巍桷怒拱走柱浮棟飛
椽欒涎涎窠椳嬉嬉西榮隱乎琳房東榮照其梁麗閉

閤在其北際饗舍出於西垂戶朱殷兮初日升瓦積翠
今朝露晞飛雲繫乎檐牙芳塵屬乎棖題清樾以為簾
薄遠林以為罍恩與觀同榮非譙而麗顧風物之清新
瞰市列之闐闐雖有庶人之風月將無以容之也客卿
曰室則盛矣美矣彼何以為容室之地邪曰城樓所屬
山澤效竒其南莽平縣地百里落脉兩端大川交至退
不夷漫進不迫匱畦畹皓其紛續金沙及於河漢迫而
翫之則倒影在庭水紋浮袂若泉之縈若波之詭釣車

離合行艤棲遲亦有屠釣隱淪仙舟暫駐張志和之艇
東來李供奉之帆西去錦袍之影未寒歟乃之聲在樹
水鳥沙禽無今無古其北則金華石室洞玄之天珍林
建木蔚蔚漫漫若張羽蓋若立曲旃紛青繚碧蓊蒙芊
眠延目視之則水光山色融液轆轤乎其前非煙非雲
非埃非霧幽玢青熒蕤綏扶輿若霧染空若景含虛入
閑閤溢餘胥屬上縈周步廡排紫闥冒綺疏度懸箔依
硎戶搏之不得攬之非無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得之者

不綺錯而雕麗值之者不塗澤而改度此人間之爽塏
山澤之清暉所以娛人者也予能從我而閱之乎曰高
明之具翫時愒日志士所畏請言其餘先生曰東陽之
牧江左英偉蕭子雲之翰墨百金一字離鴻脫手驚蛇
落紙豔動行間金生字裏吳興王唾見之失色漁陽豔
曲為之褫氣而沈謝之在越中也翳白雲訪芝髓而明
月以為裁縷光風以為餌刺裁楚豔鋪張漢侈拾趙帶
之餘妍出燕裾之華詭錦官取其光榮雒花得其富麗

若磔鸞鳳於鼃鼎屠飛龍於牛几種光壁以成煙解佩
璫而取淚大厯之子獻譏建安避其精銳者也今都司
集賢之墨未乾會圖登臺之詩在耳客惠顧焉而審定
之其視開元為何似也客卿曰蕩子之春華雲章之清
翫非所以崇德也請言其餘曰石室硎井謝君之域赤
誦之宮蓋金華玉竇處乎北際鼎湖太鶴出於南中董
方成趙廣信之窟宅又叅錯其西東羣仙羽會曄如芙
蓉虛步霞起振衣為風目留鸞鳳氣使飛龍青骨綠髓

碧驢方瞳四體集為琅玕虛白生其心胸開陽歛秋與
元氣均六天為羽八極為門馭飈車馳羽輪游汗漫從
列真棲神不死之庭鍊形三丘之樊丹砂鼎竈荆榛蕪
沒鬪雞走狗莫知其垠而光燄竊發金華朱殷碧雞迺
晨疇昔之夜吾嘗登斯樓以北顧赫焉如熒躍焉如金
大如車輪焜燿輪囷得其毫髮則無以墮襄陽之淚於
峴首沾齊侯之襟於雍門亦無慮乎池臺之陞者也子
能從我而求之乎客卿曰金石之壽萬不得一魯多君

子學無不殖業之不修其何能國邪胥靡先生色熹而
言曰昔者晉在中葉謝公在位袁宏朱轡藹然仁風與
扇俱南歷宋至梁沈侯保之以俾後賢至於我朝與廊
廟之風混乎為一浩乎如川雖有智者亦莫能辨蓋東
海之先民慕季子之風績故尊堯之忠烈潘卿之遺直
司諫得之而其遺風餘烈憲臺則之今謝公之風不泯
而益不落而殖抑外憲之力邪客亦聞之乎否也客鄉
乃蹶然而作周旋里巷臨顧山溪聞故老之緒言昭前

修之風軌蓋沈侯方盡瘁於東陽而梁王已撫帶而傷
已今歷年八百金銷石盡城市皆非而謝公扇上之風
至今不墜自沈侯以下有賢大夫繼之也不然則庶人
憔悴雖有風月烏得而食之今天下之言曰江山不惡
胡不勝衣彼徒知東陽以風月而消瘦又烏知庶民以
風月而瓠肥也哉遂稱歌曰明月為燭兮吳越千里夫
何解帶槃礴兮言不及帝抑君臣憔悴未嘗相謂邪宮
中故帶不以示約欲誰示邪吁嗟乎黎庶之肥東陽之

瘦梁王消瘦天下之肥也舍東陽而相國則侯之肥瘠
未若是而已邪於是胥靡先生起而為亂亂曰飛觀肆
兀城東隅兮蘭堂豐屋交綺疏兮繡衣金節玉唾壺兮
渠黃紫燕油壁車兮飛蓋搖裔風清途兮瓊纓華綬照
碧梧兮蒸花壓玉炊雕胡兮手揮五絃罷吳趨兮長吏
著白兮疲民甦謀訴簡寡兮園空虛水雲在柳兮日在
榆風乎大澤兮歌唐虞

東陽縣學暉映樓賦

元

陳樵

於穆玄聖參天貳地啓迪人文軌物垂世粵自漢魏以
降神明繼位秉符握鏡向明求治莫不疇咨古訓含仁
茹義用能光集聖猷四王六帝於是自立辟雍於上京
疏泮水於侯邦東膠西序右學下庠敬以禮合德以樂
章上規勲華下準夏商承先王之鉅典揚聖哲之耿光
於是萬方景附聲教風翔或石室講肄或廣崇黌宇慶
厯已來制詳化普應詔作宮周於率土藹學士之雲從
偉縉紳之鱗聚曳方履兮秋秋冠切雲兮踽踽夏弦秋

吹春千冬羽惟吳寧之下邑寔金華之東鄙惟文儒之
至盛汎絃歌之盈耳煌煌學廬歲時肆祀矯華榜之高
張煥彤扉之洞啓黃闥凝旒軒列榮庖廩具修講堂
雄峙飛閣中起紅采相宣則有羣書漆版汗簡華絨積
縹囊與紺帙蘊瓊軸與瑤編鼓六籍之芳風回百氏之
驚濤下臨萬井夾巷迴阡鬱層樓之大矯兮獨孤峙於
西偏顧東隅之蒼蔚兮翳豐草之芊芊偉邦人之經始
兮結斯樓之耽耽椽櫨對竦飛棟交聯若黃鵠舉翮兮

矯將飛而未安歎興廢之屢遷兮乃旁屬於齋宮登茲
樓以相羊兮愛結構之豐隆赫華棖之參差兮儷曼宇
之彤融浮柱離離其相距飛甍嶸嶸以騰空散綠霧於
瑣牕擷彤雲於綺櫳俯市列之闐闐兮見陵壑之蔥蘢
復盱衡而四顧兮想前列之清風睠涵碧之蘭林兮攬
三丘之雲松飛岑連嶂翠碧成叢慨仲文之才藻兮顧
沈身於慙德猶棲棲於末路兮臨青冥而鍛翼仰興宗
之遺烈兮嘉幼公之殊績想昭諫之隱居兮思玄英之

逸迹發詞圃之春華播風流於金石哀相國之東歸兮
忽山林之改色慕張生之絕塵兮採瑤蕊於山側俯察
仰觀感今懷昔故凡胸耕掌錄之徒負素挾書之侶或
奔走於廟進旅退旅芹茅在邊體薦在俎捧匱奠尊灌
樽薦甌或張侯棲鵠觀德是務矇眊登歌射夫獻舞揖
遜周旋升降有度或禮行鄉飲事賓有主詩歌合樂獻
酬明序黻冕既脫笙匏既去志煩思亂於焉遊處或登
高之能賦托歌詩以陳志攬翰墨之餘波兮發高藻之

道麗樂文學之穎秀兮來衆士之番番吸吳越之清風
激燕趙之悲歌洗心飾視光英朗練迺顧坐客起而為
亂亂曰華譙中天靚以清兮琢桂為戶文錦楹兮名翬
引翼翠螭騰兮下顧萬瓦玄玉瑛兮抽琴命操朱絲鳴
兮劍光落袂香蘭纓兮婆娑藝圃夫何營兮張義為幕
理為繒兮

冠軍樓賦

有序

元
郝經

中統元年庚申夏六月奉命使宋道出宿州潦路霖雨

蒸厲作惡遂為稽留時東平嚴侯之弟開府於是一日
置燕於冠軍樓在城北隅西望平遠盡得東南之勝乃
為賦之其辭曰

庚伏苦雨沴氣中人壞垣毀屋沒馬滑輪蒸飈鬱攸蹠
跼不伸予乃斷羈思振氛翳蔽天倪肆棲倚將超超乎
邁往而沛沛乎凌厲為引領而延佇快遐觀而馳睨玉
臺公子金羈列侯立馬却坐起予勝遊越黃泥之坂而
登冠軍之樓清風脩脩火雲四收別入一天曠如三秋

濶步高視覺九州之外復有九州欲中天而上征削塵
蔓與隱憂頡汗漫以為友翦逍遙以為儔旁薄乎希濶
徜徉乎燕休既而觴豆粲列歌吹疊發涼入翠綃怨生
瑤瑟邊聲跌宕壯氣激烈卷山河於霞旂駐風雲於玉
節目與天遠萬象入睫夾右齊魯面左楚越海岱連絡
遡東北而去淮甸平遠轉東南而圻聯陂塘而際野眇
青山於一抹屹震南之相望疑黿頭而皮業千麾霜橫
萬壘星列皇輿鞏固藩牆不決隱若長城淮海有截惟

威惠之並舉俾姦宄之遯跡雖平行之一區固形勢如
四塞伊將臣之司邊不在於地而在於人不在於兵而
在於德所以為冠軍也玉盤醺醪遽一再行吳歆楚謠
激為新聲淋漓參錯飲驥澆鯨酒酣氣張心翼馮馮慨
歎今昔反有累乎高情顧瞻彭城隱隱垓下想見高帝
之嫚罵項羽之叱咤騰擲宇宙而競為凌跨白骨蔽野
魚龍戰罷孰得孰失皆為解瓦一時偶然莫驚王霸睢
水復為之流而怒魄邈然而化還望維揚壞堤迤迤土

蛇一脊千有餘里負汴水而依淮猶繚首而曳尾遺長
雲與老樹見窮奢而極侈藐瓊花於天風弔荒淫之帝
子凡以欲而從人乃保宗而延祀將以位而為憂固兢
兢而不恣詎可從耳目之欲血生人而肆一己哉其僨
社沈族身被其戮為萬世笑宜矣登高而賦樂極生悲
擾擾紛紛將安所之納萬變於一息復駕焉而還歸月
在疎桐步玉舒嘯書而為賦以寓遐眺

待曙樓賦

明

何景明

覽敞顯之危構孰崇基而筵營佩嘉名以繹義顧朗景
以抒情信哲子之所宅相地靈而兆成乃其首東明背
西昧面陽負陰啓震歲兌拂蒼龍以飛題朝青帝而標
位棟梁岌業棟桷衰延蜃抗疊屋鳥翼層軒島嶼出沒
以蹙沓江海滙濺而迴旋雖形勝之輻輳匪游行而荒
適列圖史以考翫殫玄思於今昔庶獲道於朝聞恒警
志而夕惕於是子夜既逾寅曉將發攬衾裯以起坐褰
帷裳以佇察鑒在戶之明星徂奔闔之斜月賓暘谷以

馳想候濛汜而思結爾乃義馭乍臨火輪在東陽烏出
燧天雞應鐘光銷織霧氣流文虹忽赫勃以湧海稍爛
盈而吞江照楊柳於迴檻影扶桑於通牕曠蕩黯黯霽
開浩渺銀濤崔嵬金波焜耀雲霞收霏而五色川嶠呈
態而百巧魚龍躍而滉漾鳬鴈翔而高矯忻萬象之昭
晰張羣方之幽黝於是撫連楹躡巍級納曲甍之輕敞
散重檐之清旭謝季冬之永夜迎孟夏之修日繼宵慮
於晝為健天行而晷畢定二儀之崇卑審四時之往還

求不息之窅窅悟有生之肇端動靜幾而互根晦爽代
而循環聖有汲古賢虞失今回守三月禹勤寸陰跡罔
迷於綺麗心恒創於參淫業階微以富有德有常而日
新晞白曜於首旦感鳴雷於發春

覽輝樓賦

明
瞿景淳

丁未之冬十月辛亥獨復子既賜休沐迺爾謝客冲
然養虛息耳目之所如盖將接周公於夢寐想黃帝於
華胥有馮虛子過而訪之披情素商簡書迺出一編曰

是吾舊所構覽輝樓狀也始吾家世濱海五湖之所灌
注三泖之所縈紆蓋澤國也而九峰截立實峙左壩中
有鳳凰山者連峰叅差其形翔翔其來徐徐其突而起
也若驤首而騫雲漢其蜿而伏也若斂翼而飲清渠蓋
仙靈詭異之所窟今昔仁智之所居予嘗構樓其巔誦
讀三餘諒靜脩之有資矢終焉以不渝忽歲月之云改
遂斯勝之久孤迺撤故材移構城隅因丘陵以削成蔭
梧竹以扶疎我登嘯兮谷應我觴詠兮鳥呼望鳳凰於

雲際恍羽儀於天衢協瑞圖之自天應昌期以鋪舒今
跼躅金馬之門屏息承明之廬蓋時神游焉而形不獲
俱愧初服之寢忘每披圖以自娛維吾子雅好玄默其
亦以為何如獨復子迺笑而應之曰吾子誠無忘其初
抑亦惡外膠思為千仞之翔覽其德輝而上下乎蓋聞
曲士之游也恒游於物之內達人之游也恒游於物之
外夫苟游物之外則日月焉其吾傳舍乾坤焉其吾蘧
廬志有所之川谷不能為之限道有所合風氣不能為

之殊故曰無內無外見道之大無將無迎凝道之精無起無滅守道之宅物我一而吾之性定矣且人之出處有三而吾子何擇焉彼有角機巧以捷出顧形勢以趨起累萬金而猶歎望三旌以覲餽食以鳴鐘衣以乘朱盛綺羅於甲第飛高蓋於通達此富貴者之所樂也而烈士笑之其有抗埃壒而孤征守純白以靡他佩以宗蘭申以揭車餐朝霞以代食結蘅杜以為居忽問津而不對寧耕隴以自劬此山林者之所樂也而中行之士

笑之然則君子之出處何居哉夫金張火滅許史星淪
高臺既傾曲池亦平麋鹿晨游於墟墓荆棘叢生於戶
庭悵百年之有幾勞一生之怔營此富貴者之所殉固
非也其過而尤之者則欲蟬蛻污濁鴻飛青冥擬迹箕
山抗志廣成離人類以長往甘鳥獸之與羣此山林之
所為者亦非也故曰時藏而藏時行而行委運於大化
而不逆其故縱心於自然而不撓吾情此聖賢之合德
於鳳而居身之所珍也即吾子何居焉且夫望之翩然

若鳳之將翔而復止者山之形也子觀其深而有得於
出處焉則且為阿閣之巢則且為高岡之鳴御清風以
高翔何繒繳之能驚彼歎息於黃犬悲愁於鸚鵡思聞
鶴唳而不得者誠自綰於榮名也又何足云哉談未竟
馮虛子迺起謝曰蓋聞賢由岳降地以人靈茲山之鳳
鳴者吾亦意其昔賢之自況而因俟來哲於嗣興也得
子言而益用深省矣於時明月既出光徹階除步影中
庭仰見斗樞相對忘言此心澄如信外物之非累履坦

道以于于蓋馮虛子忽不知其入於無我之門而忘其故居也

晨熹樓賦

明
皇甫湜

莽塵野之四紆天冥冥而未起樹承雲以雜襲
翳風霾之多軌接箕潁於茲徑見蒼標之孤峙
枕清流而俯庭柯兮伊美人之幽居遺斯心以
長往舒高眺而躊躇日隱隱其升皋慘孤烟之
映墟曠逍遙以自畢遂初服於所思慨嘉招之
昌豫實攜手而纓征委出處於大順匪

丘園之獨嬰候平陂之不常復惆悵兮焉之年疊疊而
長逝俟河清其幾時鴻翔空兮千里仰浮雲而賦歸循
蕙路以行行反琴書之舊棲惟茲樓之遠隱實迷途之
所由忽殊歧於涇渭瞻衡宇而願留謂松菊之久蕪猶
依依而候舟彼濟濟之多士兮吾曾何異於滄海之一
漚豈如沉吟以自足覽斯道之悠悠風沙回沓而蔽天
緊搖落兮凜秋嗟哉晨膝而霄淵兮紛虎脊而劍喉一
俯仰以迴眺譬鳥道之全輶吾既投吾之塵纓思容與

乎茲樓委孤懷以從子終歲暮兮偃休

嘉禾樓賦有序

明
盧 柟

嘉禾樓者明府銅梁張公之所作也樓在滑之西門上
環備巨麗為邑偉觀落成時有獻嘉禾同莖而殊穎幾
數十百本云是樓西畝所產異矣夫符瑞應德斯至故
昔之治化隆者芝生庭木連理黃龍翔於沼鳳凰巢於
閣麒麟遊於囿張公宰邑三稔政和民裕道路以歌樓
成而嘉禾至亦何怪與三國時吳會稽嘉禾生改年嘉

禾夫是樓以嘉禾名蓋亦古人造物託始之義云爾乃
援筆鏤思作嘉禾樓賦其辭曰

粵若稽古維明蜀有大人先生崛起命世撫厖鴻而凌
厲兮紹曠廷之奇芬擘清飈以遠遊兮啗滄澣而搏崑
崙偕劒闕揖崆峒絕輶輶指燕京振羽天衢馳聲中夏
亶旌濮陽游刃白馬迺尊廟略規九野履坳隍雷駭而
風行緬天險之莫階兮悼西門之墜營觀櫓叨怵之涅
坳兮萬夫仂關曾何足以當兵吾恐公輸之捷巧兮豈

弛帶之易勅於是羣僚闡議小史獻謀髦倪逮繁勛茲
煦喙以相與成乎神明之樓據厚坤以特峙兮象雲氣
之構天揉參旗以繚垣兮緡東壁而軼三淵埒帝神之
奧區兮泡燭燄而璘璫鷗夫帑首帶干將而跂四維兮
闐闐噤而俯攢屹馮驛驛以魂魄其相奮被兮欬凌霽
岑融以駢田離樓弗鬱紛沓還兮礪多天矯鳳隼而龍
翩旁唐岨岫嵒嶷礧礧兮畔漣照爛奐而便蠉狀若碣
石之將將兮又似乎巨鼇載員嶠岷迴川於是屬輿乃

躋夫城隍兮而印華懷帥爾層觀兮瀕零蜃蟹濯滌白
旰越星流以電凝兮觸獸瑣而排金扉憺竄窳以陰處
兮洞礪豁之離奇瑯砢其雷殷兮颺凌兢而增颺魄
脅閱以冥眴兮眴南北之軋塊徒𪔐𪔐之志志兮精憧
憧而涸漾憑軫軒以流覽兮紛譎倂而殊狀爾迺萬楹
攢崛礫砢連扔飛茱虹繞浮柱雲征芝栢落磊穹樞倬
倬拉𪔐偃僂枝撐糾會窺天牕而結綺疏兮翠玉樹之
千尋垂藻井之芙蓉兮涵綠房而曳連淪鏤太華之岳

岳兮巖巒鬱鬱嶺岵岵而嶙嶙流水滄滄湫澍於其下兮
汨汨乎龍鱗虎豹狻猊以陸梁兮熊羆舐舐而血斷
螭龍躩踞於碧巖兮螭蛇蚺蚪於枿振爰有王喬飛鳥
赤松餌玉若士鳶肩羨門乘鹿據重桴以危處兮倚蜚
柳而曼睞凌虛險以相狎兮若鬼神之髣髴錯絜珍怪
品類竒英千變萬化窮極海宇隨色賦形爾迺表以通
天之觀突以凌雲之臺建以靈囂之鼓杠以熊虎之旗
賁育之倫伏鉞蒙楯陳視乎左右騰躡乎上下者不可

殫計蓋王公設險以守國足以藩主上於億兆載也於
是天地烟烟煜煜紛紛渾渾儲精洩靈肆乎無垠戒義
和以警御兮飭青龍而走太陰激夜氣之灝灝兮焱朝
霞之燉燉流青雲之藹藹兮灑玉露之沄沄焚輪轆轤
於豕韋之壑兮沕泐滲纚於河之濬岨乎鮒鰕之畝離
乎天臺之樊被天行之溝塍兮挺嘉禾之秀穰茂一莖
而兩穗兮蕤蔥蒨之奇芳苞金粟以岐翹兮勵偏反其
光半散粼瀾蹶仞邈以長驚兮却偃起而回翔婉若神

女之照灼兮施豔彩之章又如綠雪之靡漫兮薄翠岫
裊陂陲若迺霖雨新霽原阪始既承以朱明滋以沆瀣
琅玕青煥翡翠翳禰翬雉朝鳴以往來兮攜錦翼之毳
毳蜚螽負蟄詵詵殷殷其振羽兮跽冷響而煩哀田畯
鼓儻於桑中兮遊女採蘋忽乎鳥舉而雲迴蘇墳薄之
累迤兮絜困匱之崦嵫曾城瑤柯何恍惚兮香玉榮之
莫見碧珠貝葉不足與炊兮珊瑚仳離吾又奚取之而
為爨歸禾詠赤烏之姬公兮濟陽開禎非夫萬乘孰應

期而紹漢賈千祀之夸美兮緣茲樓使再錚繫君子之
孔良兮輔陰陽而捫判巨靈紛總總以傳傳其來翊兮
相柳屈頤顛履而承闔踣挾斯之麗譙兮授白雀而釗
羽林揆夏后山川之嶮巖兮崒二嶠隘孟門二嶠徒西
阻於鶉首兮孟門曾不得扞乎靈津曷若神宇之揭訇
兮拱魏闕而嶙峋爾乃嫫天槍殪旄頭挫蜚廉摺蚩尤
廟貌之所歆動威稜之所昭留東漸滄海西被太蒙南
麗丹穴北馭崆峒披髮左衽之民褰白雉縻騶虞繡印

叩綉駟驢縣車裏馬出於遼逖之域享獻乎明光之廬
天子乃乘鸞輅駢雲螭綴明月橋虹霓紫園丘燎泰虛
招帝閤兮天門開跨不周兮騎轟雷風颯颯兮神靈致
御馥芬兮醑元解福穰穰兮橫岱嶠天人歡兮衆聲嘒
祥風吹兮雲霓霽垂鴻聲兮彌萬世

煙雨樓賦

有序

明
沈奎

序曰煙雨樓在嘉禾城東南余嘗往登惜其傾圯將廢
命工新之復闢舊垣築層臺於其上極目縱游浩然遠

適茲舉也觀風宣令余有責焉遂凭高賦此

余觀民之暇日兮願徧歷以旁遊命舟師以進涉兮遂
揚舲於中洲絕芳芷以徑渡兮暫偃息於茲樓騁四望
以極目兮諧心曠而神周南引越水北控吳丘天目西
峙渤海東流倚嘉城之特障兀巨浸以中浮若乃瀟灑
長汀靡蕪遠滸靄靄垂楊離離芳杜滄鬱當煙迷漫若
雨或夢澤而與齊或湘江之可侶此則煙雨之大觀而
秀水之嘉麗者也嗟茲樓之傾圯兮余勵志乎修明鳩

材工以經始兮迺彌月而垂成俯長流以疊石兮敞層
臺以列甍遂反顧以遊盼兮更煥采其彌章余豈縱此
娛樂兮效前修以踵芳將棄故而易新兮挺既摧之屋
梁植申椒與菌桂兮夷茱萸之非良驅鷙鳥於新止兮
俾鴻鵠其翱翔更欲鸛鰲夜遯波濤晝息嘉魚出遊祥
鳧下集覩采蓮兮舉袂聽漁歌以擊節茲則衆美之同
娛非予一人之獨懌辭曰登茲樓兮日未遲被明月兮
餐露滋拾鮮莖兮折瑞芝寄修姱兮遺所思舉高躅兮

惠來茲尊酒片言兮皆瓊琪余將藉此兮起瘡痍俾煙
雨兮徧郊畦賢才輩出兮協聖期登茲樓兮心熙熙

登樓賦

宋
晁公遡

晁子居於硤中已聞西山之可遊蓋武信之美盡在西
山而西山之美無如茲樓己卯之冬歸自益州始及西
山之下而休焉霜露既降天高氣清山川開除氛霧不
興乃從主人問茲樓而登焉四山蒼蒼其峙如屏江流
茫然如帶縈城一目千里野曠川平主人樂之顧客而

喜將以是為東臯每登之而必賦也晁子曰富麗便美
流連光景非今之所為詩乎世方吹竽伐鼓其門在於
三風不幾於淫如曰山林之樂可以忘歸藻繪巖壑與
之光輝往告市朝殆以為欺曾未加重嗤點隨之主人
亦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古者十五國之詩乎
當酒酣而未闌時勞賓而壽主辯者縱談豪者起舞試
為之歌蟋蟀則宴游者無荒而有度也為之歌既醉則
五福可致而六極可去也為之歌七月則有事於農者

識三時之先務也為之歌碩鼠則收養吾父兄子弟者
感動而知懼也為之歌二南則美哉乎如周召之親覩
也於是至而樂之登而賦之其十五國之所詠皆足以
託吾意之所寓凡其鄉人孰不願主人之日遊而喜茲
樓之有補也

登樓賦

明 劉 鳳

朝紆思以何選兮縑登樓以廣娛危抗睇以遙寫兮偉
崔嵬之軒廡揭天梁於騰湊兮遯阿井於陽烏壚封岵

之宏野兮粵盤礴於吳都挾通川之互經兮灌五土之
交輸脈維絡之雄勝兮漫膏行之數跨窈窕穹壤浩漭
具區陵陸跨據環塗委紆畜聚填庶繁麗瓌梧博茲珍
異之盈溢兮信碩盛而奧腴肆走集之淵會兮標榮利
之所趨突曲牖之窳深兮靜言棲託之悠悠方躁止之
殊致兮窩濇孰慮之可求擘都邑之紛龐兮式訛爾之
為尤氣和陽之茂美兮舒明熙之瀏瀏廓落宛轉極調
暢兮風徐襲而逾柔澹淡無煩倏開情兮蕩妍靄之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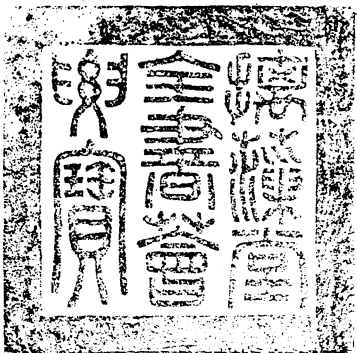
浮曦光洞以皎霽兮閱斯宇之邃幽欣欣豫悅而披襟
兮豈其重當余而有所留目遐騁而高寄兮眺極浩冥
之隅陬愜顯爽之陶永日兮嘗離樓屈以無儔敞遠條
之桀舉兮復悚悚而流眩景蔽翳而難窮兮爛何色而
餘絢縹平視之沉沉兮膩綠水之可濺靚天治之不能
忘兮緜余思之戀戀下白日之豐輝兮燦露草之芳薦
將愉志以並職兮詎飄落而華晏屢營締而感悵兮曾
未究於薄盼幾發作之亡何兮劇少選而渝變滋燠暄

之漸生兮著皜灝之蔓延枉劉覽以遼送兮譬聽歌之
識其轉懸千載以同往兮則何須臾而欲徧惟仲尼之
遊於觀上兮奚邈遠而有羨煦炎馭之能溫兮曷欲虞
於日昃假翫弄之間隙兮竊詠思以自列飛翩翩之輕
藻兮睢盱侮世以滋媒競相軼於驚誕兮驚任情而眇
蔑迭蕩覆出之潛恣兮談通湟詭以峻潔沛放散以傍
佯兮焉所冀而足肩夕慘慘景欲匿兮橫睨猶是之堂
嶺顧搢膺而高厲兮願不律並效於疎節

御定歷代賦彙卷七十九

謹案第二十一頁後五行又烏知庶民以風月而
瓠肥也哉刊本複衍以字今刪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謄錄監生臣朱其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九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

室宇

汝州薛家竹亭賦

唐王泠然

(雜) 梁穎多士聞來久矣出伊洛以南遊登嵩峴以顧視信

乎精華實息恢怪森起惟萬戶與千門咸帶山而傍水
畿甸殷壯閭閻密邇當天象之西郊近皇居之百里其
人和而賢俊其地厚而淳美則吾先文王行化之始烈

祖成王定鼎於此宜其蕃我良能誕生君子世序雖遠
英靈不窮其氣渾渾其光雄雄橫古今而特秀者惟我
薛公卜幽棲於汝北夷舊業於河東夫其禮樂成器清
明在躬官非稱才吾不謂之仕官人非克己吾不謂之
交通處未全隱和而莫同且欲墀岬嶸苑蒙龍閒亭一
所修竹一叢蕭然物外樂自其中其竹也初栽尚少未
長仍小雜以喬木環為曲沼導遠水以澆浸編長欄而
護遶向日森森當風嫋嫋勁節迷其寒燠繁枝失其昏

曉疎莖歷歷傍見人交葉重重上聞鳥其亭也溪左巖
右川空地平材非難得功則易成一門四柱石礎松櫺
泥含椒氣瓦覆苔青纔容小榻更設短屏後陳酒器前
開藥經薛公謂予曰自造此亭未有茲客跪而應曰自
從為客未見此亭既而物且遍好多能所造亭間坐卧
清戶開而向林門下往來翠陰合而無草禁行路使勿
伐命家僮使數埽遊子見而忘歸居人對而遺老余何
為者累載棲遑學應入癖走則非狂宇宙至寬顧立錫

而無地公卿未識久彈鋏而辭鄉一見竹亭之美竟嗟
歎而成章

還珠亭賦

唐
令狐楚

物之多兮珠為珍通其貨而濟乎人纔披沙以晶耀俄
錯彩以璘玢避無厭之心去之他境歸克儉之政還乎
舊津由是觀德孰云無神相彼南州昔無廉吏富其潤
屋貪以敗類孤漢主析圭之恩奪蒼梧易末之利濫源
既啓真質斯浼從予舊而不瑕諒天眎今有自孟君來

止惠政潛施欲不欲之欲為無為之為不召其珠珠無
脛而至不移其俗俗如影之隨爾其狀也掩星彩迷瑤
月燦燦離離與波逶迤乍入潭心時依浦口驚泉客之
初泣疑馮夷之始剖依於仁里夫亦何言富彼貪夫神
之所否沙下兮泥間韜光兮自閒映月華之皎皎雜魚
目之鰥鰥豈比黃帝之使罔象玄珠乃得蘭生之詭秦
主荆玉斯還由是發潤洲蘋增輝岸草水容益媚澤氣
彌好川實效珍地寧愛寶隱見既符乎龍躍虧全非係

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深仁所以表天子之至道觀夫
采耀外澈英華內含飾君之履兮豈不可照君之車兮
豈不堪猶未遭於采拾尚見滯於江潭雖舊史之錄與
前賢之談終思入掬以騰價願得書紳而勵貪於惟明
時不貴異物徒飾表者招累而握珍者難屈是珍也居
下流而委棄歷終歲而堙鬱望高鑒兮閭投幸餘光之
洗拂

秋香亭賦

有序

宋

范仲淹

提點屯田鉅鹿公就使居之北擇高而亭背孤巘面橫
江植菊以為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醕酒以落之僕賦而
侑焉

鄭公之後分宜其百祿使於南國分鏗金粹玉倚大旆
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烟而練迴山有嵐而屏矗
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
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治弗天采采亭際
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

減蘭蕙露漙漙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
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
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緩泛遲
歌如登春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酡顏望飛
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閒閒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
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
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逍遙
以皆寧

休亭賦 有序

宋 黃庭堅

吾友蕭公餉濟父往有聲場屋間數不利於有司歸教
子弟以宦學而老於清江之上開田以為歲鑿池灌園
以為籩豆兒時藝木今憩其陰獨立無鄰自行其意築
亭高原以望玉笥諸山川其所以齋心服形者名之曰
休亭乞余言銘之將遊居寢飯其下豫章黃庭堅為作
休亭賦

盤礴一軌萬物並馳西風木葉無有靜時懷壺在心必

披其枝時事與黃間同機世智與太行同巖飲羽於市
門之下血刃於風波之上至於行盡而不休夫如是奚
其不喪故曰衆人休乎得所欲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
命聖人休乎物莫之嬰吾友濟父居今而好古不與不
取亦莫予敢侮將強學以見聖人而休乎萬物之祖曩
游於世也獻璞玉而取刖圖封侯而得黥驕色未鉏而
物駭機心未見而鷗驚撫四方者倦矣乃歸休於此亭
濯纓於峽水之上游晞髮於舞雩之喬木彼玉筍之隱

君子惠我以生芻一束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而吉卜

放目亭賦

有序

宋黃庭堅

走馬承受丁君作亭於其廨東北吾友宋楙宗以為盡
表裏江山之勝名其亭曰放目而黔江居士為之賦
放心者逐指而喪背放口者招尤而速累自作訛訛自
增憤憤登高臨遠惟放目可以無悔防心以守國之械
防口以挈瓶之智以此放目焉方丈尋常而見萬里之
外

披榛亭賦

宋晁補之

舒陳儀甫官於魏覽觀公圃廢城之堞壑其土作亭堞
上名曰披榛斬木枝為梁柱菅蒯衣之目踰四垣矚五
里外進客而語曰樂哉此亭客曰微主人言之固願有
謁也今夫山居者遺世獨舉烟霞之府屈屨之顛翠微
之顏穹石曲隴上正宛中如堂如防猱獮之所處首更
奔星高出雲霧足蹈太虛下見雷雨邈乎杳冥一攬九
土此人以登邑門之埵蹤步齟齬若絆若禦若見陸櫓

遊意無所至於平原案衍秣麥之土漫漫漠漠茂有堆
阜下澤之車短轂悞爾晝日旁午出汗霑滑此人適逢
沙丘宿莽廣不蔭路怠而願息解轡弛負相攜偃偻忽
如飛翔延頸顧慕矣若迺平時室處矇矓環堵窮年不
出四壁為伍周以闌閉域以牖戶如彼井谷潛逃之鮒
衡從北南適在跬步仰而視之不識天宇此人出城而
望見桑麻綠野猶將樂之況乃矗乎巍巍據城之陴出
屋之危前無蔽虧俯首而窺哉夫明不求晦處內慕外

各以其不足所遇生貴雍門之技悲者驚心鍾儀見縶
尚猶南音主人殆倦遊窮居者邪不然何以趯然於此
而志意洋溢也嘗與主人周覽五嶽岱高衡霍巫廬九
疑白鹽赤甲青城峨嵋歲莫深林攀援桂枝結軌羨門
高谿方駕赤須安期委區中之跼蹐遊太上之無涯則
主人樂此邪嘗又與主人服纖離騶騶耳夸父前乘魯
陽奉轡超人跡馳萬里以觀乎八紘九野孤竹北戶與
西王母日下之地扶桑月窟紫淵丹水大章所步廬敖

所履殊方怪物齊諧之志焜煌譎誑經目而記則主人
樂此邪嘗又與主人觀乎京洛神州宋魏兩都未央建
章天子之居前殿武庫金闕玉除東華耀靈西華望舒
複道氤氲飛閣渠渠千官鏘鏘劍佩以趨朝會而出冠
蓋布途富貴潤奴隸衣食仁里閭則主人樂此邪嘗又
與主人校術孫吳抗技頗牧左象弭右魚服韓厥中御
州綽為右馮軾而寓目以觀三軍之斬伐擊刺琅琅礚
礚風起雲會北登燕然躡轡長塞西屠石堡飲馬瀚海

麒麟圖形贖死甬代則主人樂此邪嘗又與主人出咸陽經上蔡過邯鄲桑中大隄石城之間士女亟會倡樂止客盃酒相索吹竽鼓瑟鳴箏擊筑六博蹋鞠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羅裾從風衆曲入耳人生得意亦何能已則主人樂此邪主人油然而笑曰人壽幾何而時易失細猶不果巨安可必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吾非以狹驕廣以儉笑侈也狹易治儉易供此吾所以樂也窮秋九月狐狸出穴宇宙隆冽時亦登吾

亭而支頤藂棘之分披朱實之離離秋風鳴枝久而不去羣竅盡奏若歌若獻起左作右時亦杖藜隱几而聽之寂寥兮無為淡乎熙熙似遺已離物而不知飛鴻滅沒夕陽就微月出埤垠樂而忘歸則客亦樂此乎哉於是客曰我以衆夸主人而主人以少奪我主人賢哉非僕所及也

北渚亭賦

有序

宋晁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

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廩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迺撤池南葦間壞亭

從而復之或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辭曰

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兮枝扶疎而走隰踰琅琊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溪漫而將屯兮後摧確其相襲坯者扈者嶧者岵者礪者礪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腑之箕拱環連勢厓絕而脈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沙出浸淫漶澌澆澍汨泌澎湃潏滴忽漢起而成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澮防為井

治壅為碓磴得平而肆迺澗漾而滂沛經民間而貫府
舍兮瀦為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邈閨閣之遺
址兮肇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
非境勝之為難兮善擇勝之為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
之楸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躋歷下之宮堯望南山之屨
顏脩榦大枝出欄造天藐砮岫之蔽虧乍髣髴其雲烟
思仙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飜盍駕言其北游登斯渚
而盤桓罔戀忽其翔舞楸楊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瞬

收城郭乎環堵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行藻蘅
荃杜蘅衆物居之浩若烟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
罾罟觀漁其睢鳴榔四合方舟順涯鱮鯉窘乎深塘兮
鴻鴈起於中泚復有桂舫蘭枻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
西徂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鍾明月
出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願
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乎瑤圃庶忘老

而遺死兮路漫漫其脩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語客曰
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狄尊周方
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淄遨樂中具五民秋田
青丘實圃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
其彊孰與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嶽虎牙桀立芙蓉菡
萏尚想三周追奔執轡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實於
蕭同尚何私乎紀嬴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
彊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

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翫無故去何必悲此齊侯
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
迷屬有感而歔歔豈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
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
乎千古於是客輒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
實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
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輒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
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乎不

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而作

風雩亭賦

有序

宋

張拭

嶽麓書院之南有層丘焉於登覽為曠建安劉公命作亭其上以為青衿遊息之地廣漢張某名以風雩又繫以辭

眷麓山之回隩有絃誦之一宮鬱青林兮對起背絕壁之穹窿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蒙茸試芟夷而卻視翕衆景之來宗擢連娟之修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

以旁圍谷窈窕而潛通翩兩翼兮前張擁千麾兮後從
帶湘江之浮渌矗遠岫兮橫空何地靈之久閔昉經始
乎今公悅棟宇之宏開列闌楯之周重撫勝概以獨出
信茲山之有逢予揆名而諏義爰遠取於舞雩之風昔
洙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跼陳其
所衷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鏗然
諒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紆餘夫何有於事功蓋不忘
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終於鳶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

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是崇嗟學子兮念此邈千載以希蹤欲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凜戒懼兮冥濛防物變之外誘遏氣習之內訐浸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可實得於予躬循點也之所造極顏氏之深功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於無窮

風雩亭賦

有序

元
陳櫟

判縣先生創風雩亭弘齋曹先生記之至矣盡矣然昔

張宣公風雩亭辭之餘意猶有可言者里晚學陳櫟敢
發宣公未盡言之蘊而賦之

雲屋趙公風雩有亭家世琴鶴其風最清不此焉以為
足上沂沂水之曾慕彼舞雩之風適樂意之春容觀點
也之所懷與三子兮不同龍見而雩壇壇聿崇爰有茂
樹蔭蔚可蒙當春和氣風景恬融見天理之流行欲無
芥乎其中風來自天風之者人淡蕩適至偶披其襟風
此春風宇宙吾心宜聖師之所與獨喟然其賞音點也

雖狂其心不泯春風無窮千古常新坐風雲以乘風諒
何古今何今大儒先生椽筆作記窮深發微已詣其至
今復賦之母乃或贅辨不厭明敢獻所疑點之見處深
契聖師行有不掩以狂獲譏既曰與之曷又狂之始超
出於由求卒僅儕於牧皮昔子張子已慮及茲初新岳
麓之亭特繫風雲之辭謂尋點心之所造當究顏氏之
深功防外誘務敬恭浸私意之脫落斯樂意之內充今
究顏氏深又安在非在乎他克已復禮點見處之雖高

惜行處之未實使徒慕其氣象而未知所用力寧不荒
於過高致有體而用虛必以克復之學補曾點之所無
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匪徒見此地位必實致其踐履儻
私欲之蟬蛻得春融乎理趣迨顏樂之不改庶風雩之
無弊惟雲屋公卓哉先覺豈惟風曾點之風蓋以樂顏
予之樂亭扁翠侍克己希顏翠不於其蛾於其山侍不
於其人於其巒不復陽臺雲夢興入翠微之間已克兮
禮復欲淨兮理純儼儀刑之相對為樂山靜壽之仁人

吹面而受和風披予襟兮欣欣臨風雱兮長嘯如唳鶴
而鼓琴

望海亭賦

有序

宋 范成大

會稽太守參政魏公作望海亭於卧龍之巔率其屬為
歌詩以落成錄與書來且使賦之余謹掇其膏馥之餘
擬賦一首以寄後日獲從杖履其上於山川之神尚有
舊焉其辭曰

諸侯之客有來自東而詫會稽之遊者曰佳乎麗哉越

之為邦也紫山帶湖樓觀相望背卧龍而崛起煥丹碧
之暈翔躋攀下臨顧瞻無旁平疇蔚以穉綠喬木森其
老蒼淙萬壑之春聲寫千巖之秋光朝霞暝霏扶疎微
茫望山河之故墟弔草木之餘社夏后萬國之朝勾踐
百戰之野興亡梗概猶有存者至於流觴泛雪高人之
舊事浣紗采蓮游女之遺跡鬱溪山之如畫尚髣髴其
可識訪故老以問訊興慨歎於疇昔是為游覽之大略
而蓬萊觀風之所得雖然士固多感而況於對景以懷

古撫事而凝情往往使人魂斷意折灑澹而歌不平故
麗則麗矣而未擅乎登臨之勝也若夫浩蕩軒豁孤高
伶俜騰駕碧寥指麾滄溟墮憂端於眇莽挹灝氣於空
明飄飄焉有連鰲跨鯨之意舉莫如望海之新亭嘗試
登茲而望焉沃野既盡遙見東極送萬折之傾注豔寒
光之迸射浸地軸以上浮盪天容而一色珠輝具芒矗
竦橫霓快宇宙之清寬悵百年之偈仄當其三星曉橫
萬境俱寂浴日未動晨光先激波鱗鱗而躍金天晃晃

而半赤顏輪騰上東方皆白烟消塵作棲鳥振翼俯羣
動而紛起寄一笑於遐覲永我暇日苒其將夕餞斜暉
於孤嶂候佳月於滄浦沉沉上下杳無處所驚玉池之
破碎漾銀盤而吞吐忽褰雲而湧霧獻霜影於庭宇夜
色既合初聞鐘鼓觴屢至而不辭詩欲成而起舞又若
潮生海門萬里一息浮光如綫濤頭千尺方鐵馬之橫
潰倏銀山之崩圻氣平怒霽水面如席吳帆越檣飛上
空碧此亦天下之偉觀然猶未及乎目力燕香春容俗

客莫陪神清意消徒倚徘徊天風激吹波濤闔開五雲
明滅丹宮絳臺睇三山之不遠其為公而飛來遂招汗
漫之勝遊下飈車之逸軌屬紫霄之妙質侑玉笋之清
醴勤歌鸞與舞鳳壽仙伯以多祉恍風雨之皆散但驚
塵之四起悟真靈之不隔而何有乎弱水之三萬里也
噫昔之居此者多矣曾靡暇於經營逮山靈之效竒發
遺址於巖扃殫妙巧於天藏超埃壚而上征極觀聽之
所接遂杳渺而難名嗟此樂之無央與來者而同登決

皆盪胸雪其塵纓且安知前日之蒼烟白露斷蔓而荒
荆者哉顧客子之所能道者纔管中之一班惟覽者之
自得會絕景於憑闌心凝神釋浩如飛翰而後知茲亭
之仙意而凌虛御風之無難主人瞿然而起曰有是哉
吾將觀焉

延綠亭賦

宋 陳 造

子高子襟度脩然抱負崛竒辟俗如讐而愛客如色故
築亭寄隱屹莽蒼而瞰渺瀰方竭澤而揚塵喑吾遊之

不時因援毫而進牘聊想像而陳辭爾其泓渟兮鏡揭
浩漭兮天垂妥寒晶之如空湛蔚藍之無涯奏蛙吹以
分部凜冰崖之合圍素揚暉兮連娟紅倒影兮芳菲目
謀心愜把翫四時晴雨晦明雲煙紛披江蘺芷蘅之綠
緝別崎枉渚之因依眩多景之偃蹇隱几者默焉袖手
領攬而無遺固可以動楚客之清吟抗陶觴而一揮况
夫挺萬盖之傾歌覆千韞之逶迤嫣然笑粲媚靚妝與
醉態或玉頰而冰肌無乃飛瓊姑射之娣似儔侶儷香

叢豔不招挽而陪隨彼翔翠碧於蘭苔點屬玉於淪漪
皓鶴側頸於淖寧鵲鵲傾影於鯤鰭烏鵲窺簷而諄語
意而拂袂而差池則皆怡然莫逆相晤忘機者也至其
樵歌之斷續漁笛之嗚吟歟乃之無惡聲岑寂之有安
棲塵外之適子其可私若乃悟直鉤之妙意飫葦間之
新得儵有至樂鷗無驚飛則又有以超然乎芸芸之表
豈獨詩可瓢而酒可卮予將為子飽道腴而醉真醇何
必要汗漫而與期

波光亭賦

宋陳造

汾王後身金阜老僊笑譚功名師友簡編手神丹而活
國身長城之護邊虎節所臨犢佩已捐興仆振疊前古
所傳有亭屹立城闔右偏插深池之清泚凌蒼靄而高
騫面勢之孤危簷檠之躡連在公之設張經畫纔太倉
之稊米已度越於後前想旌纛之每臨宛笙鶴之雲輶
賓從嬉嬉笑歌嬋娟埽亡國之淫哇奏新唱之清妍泛
淑景之香紅鏡靚妝於明燭接擺穉於畦疇眩縞潔於

山川春秋冬夏信非我有而我案與之周旋佳月上兮
闖冰奩微風動兮媚漪連撫物而得之應世之心池月
之湛寂緯武有文風漪之自然推此用之躋世五三軼
勲四七將俯拾而需萌是猶衡氣機也邪世識之規恢
之後吾得之拱默之先彼不知者方以吾為億中而或
者以予為知言

遠宜亭賦

宋 陳 造

創小亭名而賦之曰遊女之翩翾望之疑仙也迫而視

之或不逮前奏樂於座鏗飭膠葛心之適耳之妍也有
不若張諸空曠聞之眇繇婉以清和而圓南山之信美
兮吾乃挹其杪顛惟夫近故湫束於閨堞蔽虧於市廛
繫斯亭之表立峰岫隆嶺之嵐霏濃淡烟雲幻變案領
其金營斯名斯庸諗時賢休暇日而一登是可以誦遠
遊賦超然也

魚計亭後賦

宋

真德秀

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已有

簞瓢之樂天揭魚計以名亭紹祖風於圃田居一日飲客於斯亭之上超方羊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

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綠淨炯鯈魚之成羣闔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沉鉤倏深潛乎翠荇行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幾而知警先生听然心曠神怡諷小宇之雄篇哦稼軒之英詞客有起而問曰魚本無情何計之為子固非魚奚魚之知先生笑而應曰謂魚為有計邪子將詆予之

欺謂魚為無計邪吾亦笑子之癡盍亦兩忘而俱適可也抑嘗即莊生之言而試思乎粵自太古邈淳風漓勇者角力以幸勝巧者矜能而銜奇苟一鄉之可樂決性命而爭之謂謀身之允臧卒反蹈乎危機偉南華之著論將警愚而覺迷富貴人所嗜則婉之腐鼠紛華人所羨則況之文犧為利而鬪則爭地之蝸以智而死則刳腸之龜獨魚之自適其適若忘情於得喪故大則述鯤化於天池小則翫鯈游於濠上蓋其為物也從容夷猶

逍遙閒放靜則以蘋藻為室廬動則視江湖為尋丈不
借潤於噓濡而相忘於沆漭任公何所投其犗豫且何
所施其網此其所以為得也彼區區之蝨蟻方且娛暫
安於股鬣饕微腥於砧几又烏可同域而議哉嗟利欲
之誘人甚香鉤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猶或避而全軀
人固靈於萬類迺昧筭而蒙眾曾所得之幾何甘顛冥
於畏塗此累棋危幢之喻宇子所以慨然而長吁也嗟
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帶付萬事於浮雲獨觀魚以

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差身閒而心逸於是客憮然自失
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闕其萬一乃相與酌飲浩
歌不知烏輪之東出

草亭賦

元馬祖常

長清先生被召供奉翰林之明年構亭於所居之前扁
名曰草亭謂其友夷門之客曰古者能賦可謂大夫客
盍賦斯亭以見志哉且無盈辭以夸無曲辭以競無夸
辭以飾而亦無寓辭以病也遂為賦曰都邑雄雄有亭

厥中廣可函丈而高如廣縱赤垣外塗而白茅上崇者
非先生之草亭邪予蓋得觴酒賦詩於其下矣弱篠小
草蔥菁乎其左茁也丹鷗碧粳窈窕乎其右擷也壺箭
博局琴几畫圖度而設也筆簡研石書帙劒器布且列
也秩然其有截也憺乎其能潔也冠履肅肅佩玉在躬
籩豆晏晏言笑有容朋合悅也登降步趨衣帶委如姬
孔輿輿諷言徐徐自整攝也是則游息之殖學燕閒之
修業者固可徵於前哲也夫至乃葺屋作室黝堊丹漆

華目鑠心文彩差參回廊曲房翺翔步璫飛閣虛堂擊
鼓吹笙此固侯王之所當而非下士之所可常俄有一
人歌於坐旁其歌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有美君子不
恤其私熿熿古辭作亭叢叢蝸蹲龜穹千室之東繫古
之宗兮又歌曰爰有人兮好儒視藐藐兮獨趨不齷齪
兮以濡疇道之依兮而孰與居

擬剡亭賦

元
表
楠

英英惟祥織流成章雙峰嶽峯紫芝熒煌峙立澄水玄

言飛霜爰有化鶴之叟迅翮珍館舒風盤霄歸而歌曰
茲山兮沃膏陽霏兮夕濤吾還兮不崇朝將何為乎道
遙昔之命駕者興極而意已盡卧游膏肓者不千里而
接軫去若隙駛留若柯寄情不及親豈我輩之謂邪彼
櫟輪囷爰行爰旣彼桂扶疎以嗣以賚養苗者擢其嘉
牧羊者去其害植楹兮鼇負布甍兮鱗萃我季兮圉圉
孫並曾兮陳廡寔獨余兮不留目凝睇兮屢顧芳菲菲
兮在林誓將築兮奉所欽卜龜兮於庭諏言揚靈彼簪

兮奚投返真兮思冥學道者天完逸老者齡延順以養
榮息以固形刻意枯槁者吾猶謂之善盜而我之髣象
豈果有所羨而自表者邪道本於無名擬之而變成鈎
深者泉如珠在淵遇風為漪激流為川彼剡伊何源遠
不遷則而企之於亘斯年

胡氏鐵心亭賦

元陳樵

太白主人居東海之上玄虛先生過而問之曰丈人目
視雲漢志傾金石淳潔無華溫慎約敕獨標樹於當年

守貞度而不易矯矯兮強懷夕引水兮旦而食
璧慕人倫之師表謂黃金百而非貴托雲霞之石交空萬流於海內思欲起伯夷於九原與卞隨乎並世夫伯夷之徒固常有於天下矣子亦有覲於彼者乎子欲往而從之敢攘袂而橫議也主人懼然曰先生言之其人為何先生不答操琴而歌曰若有人兮山之垂安明節兮久而不隳願飾巾兮改視共褰裳而求之芳猷兮雅道非夫人兮誰歸主人未達從巫陽而筮之巫陽散策而言曰

曳雪兮牽雲縞衣兮練裙傍木兮非溫草上兮非伸溫
伯雪子之朋徒藐姑射山之神君托雅故於君子何頭
白兮如新稜稜兮爾懷昧昧兮爾言林中之哲兮寔慰
我心於是朝與客乎同車夕假道乎陽林驂既怠而當
休見遠梅之臨春於是木介枝連蘭階玉折火齊寒生
燭銀燄滅濯乎其華燧兮其澤跨雪懸冰訖不變色青
女之靈不能威折丹之淫不能屈蓋其英風雅操則楚
大夫之遺烈枯枝斷影則漢黨錮之餘骨又若顏握拳

而透爪樊飾怒而背裂雖吳人之木腸鳳閣之鐵心猶
不足以喻其伉厲清刻也主人好之見梅必式顧謂先
生曰客亦知夫江南之佳植乎觀其勝氣高情豐規茂
德等契青松同方紫栢足於性而無所待兮曾天損之
莫入增人間之勁氣殆天縱之遺直既亘地而垂芳亦
終天而建極表萬物以雄峙兮為奉身之景式羌信美
而非吾徒兮托年芳而混迹待伯夷乎未期獨耿耿於
中夕也先生喟然曰聖人不作前言戲之爾向所稱引

良謂是矣丈人亦聞其風而諳其媿歟願白首而同所
歸也爾乃步玉趾乎山陽撫瓊樹以承顏抽瑜辭兮予
誓左佩華之翻翻思解交兮春華畢殷勤之餘歡杜光
塵兮來下願無乖於歲寒於是結游亭於園廬薄長松
之浮陰文棖翼張蘭棟流雲礪花承柱井藻垂粉巡簷
改樹當檻移春聯芳比秀陰洞連尋方積雪之時晴映
紅旭之煢煢蘭芬玉潔桂郁芝薰婉三王之珠樹配二
謝之玉人躋瓊花於賓末蹴琪樹於下陳竊獨懷此玉

度兮遂永謝於芳鄰於是易衣改席賓客狎至花落金
荷月隨珠履解腰下之楚芳撤爐中之綠蕙彌日信宿
載挹載味若孟公在座為之震起柱史在周莫不嚴事
樂君子之得師慕高世之風軌舉觴實酒為主人壽乃
稱歌曰世俯仰兮取容非前哲之所期君委懷兮崇德
毋表合兮內違歛春華於茂實負玉鼎於丹墀願和飪
於百度安明節於當時主人聞之又稱歌曰洛有花兮
江有蓮閱桃李兮有令顏懼明德之未崇日車馳兮莫

予翻蘅蕪襲子襟夜光生予冠潔情條兮行葉終與花
兮周旋

春先亭賦

元陳櫟

溪山種德與梅俱深亭扁春先延佇清吟吟不足而酣
賞照踈影以頻斟陋茅亭兮儀曹婉蘭亭兮山陰有善
繼之賢孫念大父之手植每見此而敬恭忍等之於枯
枿冀紅葩之有實取白賁之無色儼若面乎公槐匪直
同於卿棘一枝具一乾坤陽動根於太極慨彼有唐幾

昧履霜貌肖蓮花惟愛六郎豈知愛梅臨風一歎廣平
一賦不忘者壽年方廿五秀發華滋見已卓然挺特不
疑陪立樹花厭厭醉夜笑彼江總何哉僕射尚此孤根
陽回凝閉偶點宮額豈屑街髻見魏徵兮嫵媚鄙令德
兮溫柔宜曉角之悲壯任吹笛於高樓當高齊之索笑
異成蹊之不言仁權輿於微酸認生意之存存玉堂何
喜竹籬何怒貫榮悴於一視恬窮達而默悟玉質兮盼
倩遠違兮鶯燕日繞樹兮千迴朝巡檐兮百遍豎作相

於開元搜杞梓與棫柞鼎和傳說之羹籠儲梁公之藥
贊化調元燠寒時若接詔使而談默辭璫宴而疾託儼
如斯梅隆冬不痿力能幹乎造化香不隨乎變哀衆木
方槁橫枝獨妍早占魁於春規忘司令之執權特立萬
物之表覺在羣蒙之先嗟襲美之與元輿賦豔葩之啾
喧豈若公之賦梅大音希聲而鳴自然之天刻之屏間
妙擅奇絕廊廟之姿豈淹巖穴振七葉之貂蟬將主知
之早結觀我尚之如斯不愧文貞公之節既增光於大

父尤景行乎先哲想後山翁神遊而喜之曰子孫德與
萬物氣吐實與梅兮同素相時來兮則為輔皇圖兮鞏
固

詠歸亭賦

元 劉 詵

繫青原之崔嵬維文學之興區前忠節之馳驟後賢哲
之步趨振文德於昭代深化雨於涵濡紛洋洋而濟濟
咸砥礪於廉隅屹宮牆之數仞接道義之通衢嗟遊息
其何所得遺地於榛蕪宛城南之沂泗用建亭而象諸

江山窮於一覽蓋亦庶乎詠歸於風雪也嗚呼千載而
上聖門此樂千載而下我亭此作剖洙泗之藩籬邇淵
源於濂洛雖興廢其何常初無問於今昨蓋將示天下
之廣居振士林之教鐸而豈眺遠之娛觀美之託也哉
且其風和景曛萬物欣覩勃鬱蕭森生機畢露則青春
之將暮也亦有良朋與子偕行單袷初試微涼乍生則
我服之既成也章甫我我衣裳楚楚來遊來歌爰笑爰
語何啻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其侶也鷺渚泱泱可濯可

湘溫乎沂水之淨也螺峰蒼蒼可息可藏鬱乎雩林之
盛也於以濯我纓於以陶我性吟風弄月之襟懷隨柳
傍花之意興登斯亭以玄覽尚髣髴於見聖悟狂黠之
雍容本胸次之昭瑩豈世異而事殊固合轍而同徑彼
醉夢之紛拏何莫踐於斯境於是撫事興懷因名致慨
亭夕陽而愈悲亭山陰而安在連昌之宮檻半欹北苑
之沉香速壞華亭之唳鶴不聞湖亭之蔭魚何怪是皆
逞富貴於一時擅風流於當代縱情肆欲歡雖盛以奚

為極侈窮奢志雖得而愈殆曾不若此亭翼然聖途伊
邇建梁棟於仁義立磐石於忠信禮樂其皆暈詩書其
封畛可以樂日用之經常埽人欲於淨盡如天理之流
行等氣象於堯舜儻聖賢之可歸庶努力於日進亂曰
詠歸之樂著於經兮世遠人亡示以亭兮我造斯亭詠
而歸兮希聖希賢殆其庶幾兮

詠歸亭賦

明王 禕

夫何若人之耿介兮志與俗其背馳絕紛華之外騖兮

壹冲澹以自怡守忠信以佩服兮被道義之光輝豈修
禊之徒事兮將聖賢以為師瞻笠澤之沃野兮實若人
之所居豈藏修之無所兮有夏屋之渠渠廓閒田以開
圃兮俯平川而結廬木參參以繞舍兮水湯湯而循除
爰有亭其新構兮謝雕甍與綺䟽旣琴瑟之在前兮亦
左圖而右書來良朋於遠方兮聊於焉而樂娛揭亭名
曰詠歸兮示聖門以為徒仰聖門之多賢兮各負材而
懷器求藝能之孔多兮由剛勇而尚義彼願試於為國

兮蓋同科於政事赤循循以謙讓兮嘗適齊以通使彼
小相之願為兮亦量能以自計迹三子之所志兮徇功
名而規規何點爾之曠達兮獨從容以無為謂我服之
既成兮屬暮春之芳期集冠者及童子兮浴沂水之戲
嬉逐風涼乎舞雩兮同詠歌而乃歸唯所志之若斯兮
斯脫略乎物累弗舍已以從人兮殆春融而蟬蛻倅氣
象於堯舜兮同化工乎天地宜有契於聖心兮亟歎賞
而興喟念去今踰千載兮孰此志之能承何若人之耿

介兮乃感慕以作興亦見道其庶幾兮匪惟飾乎修名
繼寥寥之絕響兮長詠歌於茲亭日遲遲以載陽兮雲
油油以成雨鳥和鳴以在樹兮魚羣躍以在渚任衆情
之變化兮嘉萬彙之樂所撫物我之各適兮肆安居而
逸處彼世俗之溷陘兮囿利名為網羅衆羣趨以競進
兮紛遑遑其謂何苟返求乎初服兮亦所得之已多余
張張之無類兮誓蹈道之弗頗微若人吾誰與依兮願
從遊以靡他

水亭賦

明 盧 柟

太原王公好水亭客有美而賦之者曰伊彼翼野參井
攸分旁啓濩疆峙島嶒困槃泰清浮三淵氛緼鬱律霞
駁綺紛曄曄蔽靄含陰吐陽若鬼若神迺毓岑靈挺休
哲擢芳英考隱澗石撫幽泉野爰構水亭汾堤之下傍
引潏瀾上蔭苑柳渟泓泓綠幄密偶石戶壤父此焉
託處若廼春陽告謝朱夏騁途炎飈歛烈熅燭燦霞翳
羽蓋鳴翠騶祥鸞鸞鸞乃先驅爾其珍怪琇美沓其

阿瑤草翕艷蒙其巔麟角馴擾遊其後龍鯉出沒涌其
前於是召鴻生延鮑叟陳樂方命樽酒錢鏗辟穀以蟬
蛻羨門服氣以蚴蚪玄鶴二八降乃天隅延頸長鳴飛
翻迭擾雲光殊覆赧彩四興紛紛輪輪合還杳冥於是
為鳴鶴之歌曰曳仙衣兮何翩颺來廣漠兮集層軒壽
天老兮歷萬年又歌曰涉沆漭兮緝荷亭覽日月兮東
西生鳴鶴且舞兮希泰齡嘉至德之昭曠應皇運以來
臻莫珍璧於清壇薦馨香以攄誠介茲景福縣如岡陵

眞賞亭賦

明章綱

眞賞主人落亭之成以酒屬客曰余家於西南渺天一涯陸馳水浮至於吳中覽山川之勝多矣蓋下三峽睇巫陽歷九江盱廬阜就天竺之玲瓏瞰海門之吞吐清輝秀色饜飫胸臆自以為取之無禁初未嘗喜其有獲也竭來鄣南俯仰來責簿書期會羈鞅糾纏平時心目晦霧是厄豈意枕書之夢猶躡登山之屐窈萬壑之紆鬱儼千巖之岑崿景懍怳以恢惋余徘徊而歎息謂游

觀之樂此蓋軒楹之几席忽悟覺曰余居非槐安之舊
都豈華胥之故國雖可追於幻境亦永慨於陳迹旣旦
而興曾弗復思駕言西郊有事佛祠偕我同僚俱戾於
茲披蒙茸於朝露得爽塏之遺基憫廢弛於余衷感疇
昔之神馳爰經營於棟宇幸告成於工師揭眞賞之新
名撫坡仙之舊詞余以爲此邦之奇觀殆無遺矣客畢
茲酒爲我賦之客酬曰僕楚人也楚之山川實冠天下
巫山廬阜則主人之所知者其九疑連天之嶺雲夢跨

江之野衡之祝融表暴以正士潛之天柱周旋乎大駕
洞庭之浪翳夫日月瀟湘之雨愁於圖畫層臺傑閣不
可勝詫憑闌干之縹緲列樽俎之間暇惜流景於餘日
嘯清風於良夜今之清賞亦足云亞雖然勝惟其地樂
在於人志宏於適目瞭於新嘗試登斯亭而傲睨挹四
面之嶙峋林莽矗而周密煙雲改於逡巡天容低而益
遠鳥影淡而俄湮吾酬應之不給空拄頰而岸巾彼畫
棟朱簾之章餘霞澄江之句文章景物皆有限而止也

孰若此心之無限哉況夫昔掩鼪鼪之居今延觴詠之
侶燈煨天桃舒暢歌舞顧前日之曾無宜收功於半古
由是言之微主人斯亭孰成非清賞茲山孰取僕請敬
酌式獻是語主人曰噫宇宙初基則猶此山由來賢達
各欲躋攀山盤石而終古人何樂而駐顏惟虛名而有
託庶信史之不刪昔叔子有是言吾感焉而深潛幸登
臨之足慰豈藻飾之為艱願字民之餘暇將載酒而往
還寓高情於百榼充和氣於兩間吾乘醉而起舞其側

俄蹈青雲而叩帝關

中解山亭賦

明張鳳翼

繫南山之矗矗兮勢岑崒而孤凸跨牛斗與鳳岑兮瞰
孤關洎雁碣卉蕤藟以萋述兮路谿衍而曲折隱蘓道
與虺蹊兮伏蚪宮與虎穴有王翁者借月斧於神丁仗
山靈而有作薙荆棘於崇阿引梗楠於巨壑爾乃匠氏
運斤工倕執馮以陟以繩以掇以度以墁以完以丹以
堊以奐以輪以成以落啟樂壽之幽齋敞高明之傑閣

蔓拂漢以粼粼砌銜雲而落落峰羅列乎翠微潄滌洄
乎瓠絡捫榻下之煙霞指望中之城郭當其春和景明
萬彙咸亨花芳菲而吐豔柳嫵娜以含情燕呢喃而弄
語鶯睍睍以流聲羌馮高而舒嘯試一顧以神清迺若
黃雀流薰蒼龍屆紀梅雨初晴麥雲漸起時則有碧弱
紅菱汀蘅澤芷槐鬱鬱以褰帡鮮茸茸而薦履夏曆豁
其非常詎塵囂之足邇至於清商入候大火西流荷香
暗褪蘭葉新抽問金風於白帝挹玉露於丹丘指征鴻

而笑傲撫籬菊以夷猶壯登臨則茱萸滿握供傾倒則
醽醁盈甌何其快哉洎夫陰氣嚴凝玄冥轉軸色淡干
封煙寒萬木聽月下之樵歌披雪中之氅服旋烹陶穀
之茶漸飽東方之牘此固八節同飮四難並淑誠今日
之蘭亭陋當年之金谷愧予無仲宣之才亦得傍雲軒
而彳亍把酒登高泚毫對麓聊搞短韻於言旋用紀盛
遊於伊俶

明月榭賦

明屠隆

隱侯秀世轢古躡今標韻朗暢才美鬱沉埋光削跡退
栖中林截孤雲而抱影指冥鴻以喻心窺遊魚於青沚
舒鳳嘯於碧岑時而行遊泠然御風揚颿江上蠟屐山
中或采璫芝或拾古松東探林屋之洞南躡大王之峰
發響摩蒼煙送歌凌飛淙歸來掩關獨立截窠乃築高
閣之蒼蒼開芳榭而延明月不戶不牖豁焉蕭曠峰巒
四面而繚崇垣又取丹霞以為屏障長江日夜走其下
天漢輓轡挂其上虛空不壞巨石無恙仰逼帝座頻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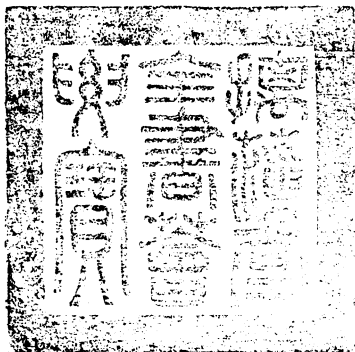
盤渦夾以杉栝，冒以藤蘿。近而眺之，眇綠樹兮若薺遠而矚之，堆列岫以青螺。當三五之良夜，吾想夫君之婆娑。陰峰日落，高秋登臺。涼風灑衣，神飈蕩迴。海水乍湧，望舒忽來。芙蓉露披，平江鏡開。初隱岫而半珪漸溶溶而出，匝綠煙盡滅。絳雲微接，疎星斜點。水光相曄，菱蕤芳蘭之隄。裴徊紫苔之閣，驪龍獻此大珠。神女呈其寶，屬澹清輝之媚人。客匡坐而搖策，又如青陽布令。萬物增耀，萑冒長坂。莎彌大道，春湛湛而可憐。月娟娟而始

照入楊柳而蕭疎經芍藥而窈窕濯春羅之氍毹羌把
酒而孤嘯又如平沙莽屯空雲凍咽江光低歛人跡杳
絕林開鳥驚萬里如揭明月在天下映殘雪維彼幽人
登覽超越披鶴氅搥龍笙吸灝氣收淒清羨姮娥之耐
絕冷思泛黃鵠於瑤京若乃履綦來莓苔破佳賓零落
朗月宵墮解衣盤礴歌吹荅和彈碁則松風薦爽鳴琴
則山溜入座又若花徑雨歇雲房鐘斷車馬不喧郊居
蕭散蘭膏欲落桂魄初滿遶赤欄而獨行度白苧而聲

緩其藏書則楞嚴檀經陰符黃庭總二酉之秘藏發五
嶽之英靈飛揚則四海相蕩沉寂則六合為冥其臨文
則上菟九天下窮九淵思奔罔象毫挾雲煙試登高而
望遠羅震旦而成篇吁嗟噫嘻高臺既傾曲池亦平楚
舞電滅吳歌露零悵柔絲之與菀蔓野鳥下而飛蟲鳴
念繁華其何益豈若茲臺之表幽貞抱朴見素乘理來
往千秋一瞬大地一掌苟睹其然何物不妄樂哉茲丘
悠悠天壤朝暾非不嘉夕月尤足賞於是為之歌歌曰

川原澄兮雲氣鮮
瑤臺朗兮兔魄圓
掇紅蘭於長谷
寫朱絃於山泉
復歌曰昨日登臺兮
衆草柔
今日登臺兮
風颼颼
良夜一何短
明月一何道
登臺既有酒
君不樂兮空憂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謄錄監生臣朱其淵